

无论你是疲于挣扎，还是绝望恐惧，来这里

404 公寓

给你离开的安心和活下去的勇气

梅艺璇 著



你的人生可以一了百了，
还是重新开始？

SPM 南方出版传媒
广东人民出版社

◎ 治愈系漫画 · 暖心 · 治愈系漫画 · 暖心 · 治愈系漫画 · 暖心

404 公寓

◎ 治愈系漫画 · 暖心 · 治愈系漫画 · 暖心 · 治愈系漫画 · 暖心

治愈系漫画



你的人生可以一了百了，
还是继续苟活？

治愈系漫画 · 暖心 · 治愈系漫画 · 暖心 · 治愈系漫画 · 暖心

404 公寓

梅艺璇 著

SPM 南方出版传媒
广东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404公寓 / 梅艺璇著. — 广州 : 广东人民出版社,
2017.11

ISBN 978-7-218-11999-1

I. ①4… II. ①梅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216008号

404 GONG YU

404 公寓

梅艺璇 著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出 版 人 : 肖风华

责任编辑: 李 敏

特约编辑: 宣佳丽 刘长娥 赵 赟

装帧设计: 紫图图书 ZITU®

责任技编: 周 杰 易志华

出版发行: 广东人民出版社

地 址: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10号 (邮政编码: 510102)

电 话: (020) 83798714 (总编室)

传 真: (020) 83780199

网 址: <http://www.gdpph.com>

印 刷: 北京嘉业印刷厂

开 本: 880mm × 1270mm 1/32

印 张: 9.5 字 数: 210千

版 次: 2017年11月第1版 2017年11月第1次印刷

定 价: 45.0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

请与出版社 (020-83795749) 联系调换。

售 书 热 线: 020-83795240

目 录

Contents

	001	引子
	002	止罪
	014	守护
Part 1	023	浴火爱人
	034	天书难寻
	043	傀儡生活
Part 2	052	魔鬼的孩子
	063	母亲的痛

	073	双生花
Part 3	082	特殊的姐弟
	093	海棠梦
	103	初遇《野泽的妖怪》
Part 4	110	懦夫
	118	找寻
	125	五瓣梅
	134	失眠之夜
Part 5	142	赎罪
	150	巧合

Part 6

- 165 不速之客的三日谈
181 香水
188 偷窥者

Part 7

- 201 人格分裂的姑娘
215 人生如戏
229 爱上一只玩具熊
240 己生自述
255 秋坪会面

Part 8

- 268 男人的秘密
277 游乐园的噩梦
288 尾声

引 子

郊区有幢独栋公寓，看着没什么特别的。灰墙白窗，位置偏僻，就算在地图上应该也寻不到它的踪迹。所以，不了解这里的人都习惯用门牌号来称呼它：404 公寓，而熟悉它的人都知道这里叫作自杀公寓。

当下写信的人越来越少，从邮递员手中接过那个贴着邮票的牛皮纸信封时，我能感受到对方的诧异。

对方诧异，一半是因为现在竟还有人用写信的方式交流，一半是因为我的反应。的确，这封信，我等太久了。

可仔细算来，距离第一次见面，也不过半个月时间，且那日的天气也和今日相似，冬春交替，乍暖还寒。

从安华桥下车，穿过一片闹市，沿着废弃的铁路一路向西，一刻钟的工夫，便能看到一座矮山。山虽不高，可爬起来并不省力，何况沿路尽是些不知名的野草野花，胡乱生长，自然谈不上赏心悦目。

爬至山顶，一片废墟就冒冒失失地闯进眼里。堆叠的废砖烂瓦，早已生出枯藤无数。经过风侵雨蚀，这里已经破败得难辨模样。倒是这落日西斜，无故给它披上了一身霞光，多少生出些暖意，不至阴气森然。

止罪

“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？”

我正望着废墟发呆，身后突然传来一个声音。回头一看，竟是一位白发老人，他长相有些古怪，可却不令人生厌。

“这儿是座公寓。”

“公寓？”

“是啊，说起来，可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。”

“有谁会住在这荒山上啊？”我环视一圈，对这怪老头的话有些难以置信。

“这不是普通的公寓，这是自杀公寓。”老人眯着眼，逆光而立，就这样，开始了他的第一个故事。

~ 1 ~

我是这栋公寓唯一的住户，也是唯一的管理员。除了我之外，还有一只叫作“渡”的黑猫。

每天我都会在这里接待一到两位自杀者，记下他们的遗愿，然后分配给他们相应的房间，让他们安心上路。

每个房间都配备着一套完整的自杀工具，供他们选择。自杀者从前门进入，到我的房间登记，领取房卡。如果他中途后悔，就从后门离去。

我只负责登记信息，分配房间。挽留、安慰之举我从来没有做过。只是每次在自杀者转身离去的时候，我会起身朝着他们的背影说：“来生愿我们不要再见。”

我遇到过很多形形色色的人，也听到过很多匪夷所思的故事，但最让我印象深刻的，是一位老人家。

他看着像六七十岁的样子，头发虽已全白，但却硬朗地簇在两鬓。他走起路来虽不能说是虎虎生风，但和其他同龄的老人相比，绝对算得上精神矍铄。

我冲他点了点头，示意他坐下后便像往常那般，打开登记簿，摊在他面前。老人很是从容，不急不慌地从上衣的口袋里先掏出一副老花镜架在了鼻梁上，然后才伏在桌面上，仔细地看登记簿上的文字。我将笔推到老人手边，老人抬头，看着我笑了笑。

“真的很贴心啊，之前听别人说起这里，我还犹豫很多事情，现在看来，是我多虑了。”

我笑了笑，算作回应。

老人拿起笔，不紧不慢地填写着。我不经意间一瞥，看到登记簿上的字迹，不禁心中一惊。眼前的老人年近古稀，笔锋劲道不减当年，一笔行楷，直曲方圆收放有度。若是配以好的文房四宝，绝不逊色于大家之作。眼前的这位老人，恐怕并不是什么简单的人物。

老人一边低头写着，一边问我：“您这屋子里，东西还算齐全？”

听到这话，我先是一愣，旋即领会。

“房间里工具齐全，您可以随意选择。”

“那，有桑皮纸吗？”

“桑皮纸？”

这么多年，形形色色的来客对自杀工具提出了各种奇怪的要求，但还不至于稀奇，无非是指明要一把心仪已久的刀具，或是药性更强的毒药。倒是这桑皮纸，我还是第一次听到。

看着我皱起了眉，老人大概是领会到了我无意间堆积在五官上的困惑，笑了笑：“没关系，用这桑皮纸上路，现在知道的人应该很少了。”

“那您能跟我说一说吗？”

“要说这桑皮纸，还得给你讲讲，什么叫‘贴加官’。‘贴加官’，是古代的一种刑罚，一般用在对犯人的刑讯逼供上。司刑的官员将预备好的桑皮纸盖在犯人脸，然后向桑皮纸上喷水雾。桑皮纸一受潮发软，就会立马贴在犯人脸，司刑的人紧接着就会贴第二张，第三张。要是犯人不交代，就继续贴下去，直到犯人点头愿意交代

为止。要是犯人不愿意交代，就会窒息死亡。若是犯人交代，撕下来的桑皮纸，干了以后凹凸分明，就像是戏台上‘贴加官’的面具。这就是‘贴加官’的由来。至于这桑皮纸，就是以桑树片为原料做成的纸，韧而薄，拉力又强，因此，古人选它来做‘贴加官’。”

听老人讲完，我后背一寒。若是他真用这种方式了结自己，也太过惨烈了。

虽是这样想着，但我还是稳了稳心绪，冲着老人笑了笑：“这桑皮纸在市面上应该也不难买到，如果您想好了，我可以马上让人去买，不过，您可能得等一小会儿。”

“如果可以的话，那就太好了。”老人有些激动，搓着双手，“在河东的书画市场应该就能买得到。”

我点点头，在便笺上写道：河东书画市场，一刀桑皮纸，速。

我卷好便笺，敲了敲身后的玻璃，渡敏捷地跳到窗台上，好奇地打量着我身后的老人。我把丝线绑到渡的尾巴上，拍了拍它的脑袋。黑猫会意而走，很快消失在了我的视线里。

“你让猫去买？”老人一脸惊讶。

“不，是江婆。渡会去找江婆的。”

老人听罢，笑着摇摇头：“原以为这辈子各种各样的离奇事儿见多了，没想到，临走前，又开了一次眼。”

看着老人一脸轻松，再联想到桑皮纸和“贴加官”，我对眼前这位老人好奇到了极点。

“您稍等片刻，河东不远，应该很快的。”

“嗯，我不急，熬了几十年，这几分钟，还是能忍的。”

我粗略地浏览了一遍登记簿，老人的信息填得很全面，没有什么问题。合起登记簿后，我便俯下身，从脚边的抽屉里，拿出一张房卡。

想到老人们大都有些对数字的避讳，我开口问他：“房间号，您有特别的要求吗？”

“没有，孩子，我没那么多讲究。况且，我已经够麻烦你了。”

老人装好房卡，倚在椅子上，偌大的房间，两人一时无语。怕是老人也察觉到了这气氛中的不对劲，率先打破了沉默。

“孩子，我猜你大概很好奇，我选择的上路的方式吧。”

“嗯，我在这儿待的年头不短，见的也不算少了，您这……”

老人摇摇头，沉默了一小会儿，开了口：“要说其中的缘由，还得从我二十岁那年讲起。”

~ 2 ~

“一九六九年，我二十岁，在家乡的中学做教员。虽是这样说，但那时学校早就停课‘闹革命’，大家都忙着抓‘反革命’，定‘四类分子’。谁要是能发现隐藏在人民群众中的敌特分子，便是头功一件。正是年轻气盛的我，满脑子都是警惕‘走资派’、捍卫革命成果，之前读的孔孟圣贤、忠义孝勇早就烟消云散了。”

“我的恩师，也是当时的校长，虽不止一次对我讲，世乱可心不能乱，激流中才更要有宁折不屈的苇草精神。可我当时根本听不进

去，只觉得，他已年迈，眼界陈腐。明明是伟大的人民革命？何来乱世激流。渐渐地，便也疏远他了。

“那年夏天，我从学校返家，路上撞见了，只见他用麻绳在肩头一前一后，挂着两尊主席石膏像，怀里则抱着厚厚一摞学习文件。想来是应‘革委会’的要求，请两尊主席像，摆放在教员办公室的。鉴于他之前的危言耸听，我便只与他打了个招呼，没有多说。

“行至半路，我突然想到，他拿麻绳吊着主席像，难道不是寓意着要吊死伟大主席吗？这可是赤裸裸的反革命现行。他是我恩师，可如今，就是我亲生父母，也需要我大义灭亲。

“很快，老师以反革命罪被抓，戴了帽子，挨了批斗。可他生来文人傲气，死活都不愿承认自己的反革命罪行。伴随着局势越发动荡，在许多人都被拉去批斗后，他也就自然而然成了学校反革命集团的头头和顽固分子。为了逼老师承认这个莫须有的反革命集团，气急败坏的他们对我老师用了刑，这种刑便是‘贴加官’。”

老人原本佝偻着的身子陡然挺直前倾，定格了几秒，又重重地砸向椅背；搭在腿上的双手，紧紧绞在了一起，竭力控制着双手的颤抖，或者说，全身的战栗。

见此，我起身，走到他身边，半蹲了下来，试图通过拉近距离，来帮助老人平静下来。

就这样，不知道过了多久，老人才再一次开了口。

“一九七六年，老师获得平反，从改造监狱里出来。听到这消息后，我高兴得不得了，可高兴归高兴，我还是始终不敢踏进老师家门一步。

“再后来，传来消息，老师病重，并让人捎话给我，让我去一趟他家。

“那一日，我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迈进老师家门的。想当年，老师的家庭也是书香门第，可如今却是家徒四壁。干瘦的他，像是个十几岁的孩子，裹着一床辨不清颜色的破棉被，缩在床上。

“老师已经说不出话，可依旧眉眼带笑地看着我，像是看着得意门生那般。我跪在那里，一遍遍地向他磕头。我希望他能下床狠狠骂我一顿，哪怕往死里打我，我都愿意。可 he 就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，对我笑着，就像回到了习字的那些年，他看到我终于写出了令他满意的字。

“这些年，我几乎每晚都会梦到老师，梦到他教我选墨起笔，梦到他教我临字摹帖；还梦到他被人绑在一张榆木桌上，一张一张地贴上桑皮纸。

“你知道我为什么要用桑皮纸了吗？因为我是罪人，我想赎罪。”

我第一次看到如此年迈的人，哭得像个孩子一样。原本硬挺的头发，此刻竟也软趴趴地伏在老人的头顶。彼时意气风发的青年才俊，如今也只是位悲恸欲绝的垂暮老人。

~ 3 ~

一阵剧烈的咳嗽，将我从老人的这场噩梦中拉回。我起身，为他倒了一杯水。老人双手接过水杯，向我点头道谢后，便又不再开

口。坐回对面的我，重新翻开了登记簿，审视着老人写在登记簿上的一笔一划。

“您这笔字，真是好。”

“是吗，没想到你还注意到这些。”老人像是经历了一场恶疾，声音中满是憔悴。

“您那笔行楷，不下苦功怕是练不成的吧？”

想来是说到了老人的心头之好，他眼中有了神采。

“从小我就跟着老师学习书法，这笔行楷还算拿得出手；不过你是无福领略老师的那笔好字了。那才真是笔力谐调，潇洒多姿，不管是用笔章法，还是点画布局，当不输现今任何一位书法大家。”

“我是没有眼福，不能欣赏到老先生的墨宝了。”话音还没落，我便后悔了。想来这话定是又一次刺痛了老人，他眼神中刚恢复过来的神采，又是一片尘埃。

~ 4 ~

窗外似乎传来了渡的叫声，想来江婆要到了。怕是老人也期待已久，他整了整上衣，坐直了身子，又一次看着我笑了。

“谢谢你，孩子。其实我早该死了。可是那时候上有老下有小，我一死了之倒是解脱，但家人的生活又该怎么办？我这辈子错事做得太多，不能再拖累家人，索性苟活了几十年。如今到了这了无牵挂的年龄，也该轮到我去老师膝下报恩了。”

“我能再问您一个问题吗？”我鼓起了勇气，望着老人。

“问吧，孩子。”

“老先生离世前，没有留下什么吗？”

老人一怔，想来没有料到我会问这个问题。

“那时候老师已经说不出话，只给我留下两个字。”

“两个字？”

“对。当时老师家里，别说笔墨了，连张干净的纸都没有。老师弥留之际，在我的手上写了两个字。”

“您能告诉我，是哪两个字吗？”

“止醉，止步的止，醉人的醉。”

“止醉？”我小声地重复道。

“年轻的时候胡闹，总想着自己也能有个字号，像古人那般名以正体，字以表德。老师那时总说我不够格，可没想到，临终前还是遂了我的心愿。”

门外传来“咔嚓”一声，渡伸着胖爪子，推进盛着桑皮纸的竹篮子。我拿过竹篮，取出桑皮纸，摸着果然手感柔韧。纸张微微发黄，握在手里有一种难以名状的特殊质感。

老人撑着椅背，颤颤巍巍地站起，从我的手中接过桑皮纸。“时候到了。”老人朝我笑了笑，这一次的笑容里掺杂了太多我看不透的情感。

“出门左拐，就是楼梯间。”

老人朝我点了点头。

“谢谢你，孩子。”